

砗砒石

王宏章

“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那位大胡子先生吟哦着，脚下一滑，石头脱手落水，激起一朵浪花。

伴随着这个梦，转眼就是千年。

千年以来，苏轼落石的这个海岛，迎送了无数的日出日落，名字也在鼉岛、鼉砒、砗砒、砗砒中切换。从空中俯瞰，砗砒岛仿佛两座观音像，安详地端坐在蔚蓝的大海之中。落石材质青黑，质地坚硬，因含黄铁矿晶，阳光下映出点点金星，且纹如雪浪，以之制砚，被称为“金星雪浪砚”；又因为石质粗细适中，发墨迅速且细腻，故而是不可多得的砚材佳品。《砚品》评价：“宋时即以鼉砒石琢以为砚，色青黑，质坚细，下墨甚利，其有金星雪浪纹者最佳，极不易得。”《砚史》更是推崇：“北方砚材青州红丝，登州鼉砒而已。”乾隆皇帝偶得一方，欣喜不已，遂赋诗礼赞：“砗砒石刻五蟠螭，受墨何须夸马肝。设以诗中例小品，谓同岛瘦与郊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砗砒砚曾作为国礼，蜚声海外。近年来，又被评为省级非遗，再续传奇。

乱草中的石头知道自己的天赋，因而特别自爱自惜，护其念，护其身。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被能工巧匠发现，甘受雕骨琢肉之苦，只为摆在苏轼、徐渭等神交知己的案头。由它的砚堂里润笔的佳墨，都会变成流芳百世的锦绣文章。它或藏或隐，只在太阳落山的余晖里，短短闪现自己的光芒，怕落入凡夫俗子手中，断送了自己的材质和梦想。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风霜雨雪，春绿秋黄，有时大雁会从上空飞过，偶尔也会有狗子在它身上便溺。砗砒石隐忍、等待在乱草丛中。直到有一天，机械的轰鸣伴随着颠簸的位移，它与无数的石块一起被推到海里，并被层层夯实。海水淹没的那一刻，它感到了莫名的恐慌——它，一块砗砒砚石，成为防波堤工程的砂石填料。

透过涨落的海水仰望，太阳恍惚变形得不那么真实，砗砒石渐渐变得绝望。它开始质疑当初的坚持，或许自己有一万种选择。透过涨落的海水，看到野草萌发，它会想起《遗垂慈堂老人》，“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明年菖蒲根，连络不可解。”或许，做个盆景也挺好的，虽然方寸之间，但也有峙岳临渊的英豪气象，也能赢得国内外展览会上一声赞叹。

透过涨落的海水，听见草蜩弹曲，

它会想起《北海十二石记》，“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鼉砒……多美石，五彩斑斓，或作金色。使人人诸岛取石，得十二株……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不知道那十二块曾朝夕相处的兄弟，在南国如何？

透过涨落的海水，如水月华洒在身上，它会想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地理位置不一样，秋风凉爽、海波涌动、山石峭立却是类似的。砗砒石更胜一筹，或许自己应该立身于斯，山高月小时，感受一份造化钟神秀。

透过涨落的海水，初雪洋洋洒洒，它会想起百年石头巷的寂静。群石不语，只记流年。如果自己是其中的一块，是否会相逢旅人的落寞？仿佛看到戴望舒“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仿佛看到顾城“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仿佛看到木心“长街暗夜无行人……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淡淡的乡愁里，都是零落人间思念的过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泥沙激荡，渐渐掩盖了身形，蛎子丛生，渐渐改变了模样。

石头后悔了吗？有一点，但也有了新的发现。

看着防波堤里的航船由木帆船变成轮船，妇女的哭声越来越少，直到没有。它感觉很开心。

看着旅客和居民从这里进出岛，每天都会有亲人和民宿老板在防波堤上翘首以待，听着群众对大堤便利的感叹，它觉得很有成就感。

听着远客谈论砗砒景色、大银杏树、小渔业馆的趣味，谈论渔业养殖、民宿集群、旅游产业的前景，谈论“2·22海难”救援奇迹、“长渔七号”英雄事迹、运兵东北的往事，它突然又觉得很自豪。

或许，它找到了除做名砚之外，更大的意义。

少年子弟江湖老，多少青山白了头。

许多年以后，没有人晓得，在这防波堤的边缘，在海面之下，乱石蛎子壳丛中，有一块绝世砗砒石在用小小的身躯，抵御风浪、守护海岛。

只有它知道，它还是那个它。它记得最初那个梦中诗词的开篇：“蓬莱海上峰，玉立色不改！”

回眸月牙湾

徐滔

长岛嵩前村往北不远，就是大名鼎鼎的月牙湾景区。1953年4月彭德怀元帅在长岛视察时，第一眼看到这一片形似弯月的海滩，禁不住脱口赞叹道：“真像半个月亮！好一个半月湾！”于是，北口的海滩从而得名半月湾。1964年8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视察长岛期间赋诗一首：“游竟长山岛，心胸甚豁然。天津寄锁钥，旅顺结连环。海角苍波远，滩头白石圆。军民和谐好，建县纪新编。”董老的五律诗既赞美了月牙湾秀美的球石，也表达了老一辈领导人对当时刚刚建县不久的长岛县寄予的无限厚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半月湾以月牙湾的大名迅速成为长岛旅游一张闪亮的名片，也成为对外接待的重要窗口之一。

与很多铺满金沙银沙的海滩不一样的是，月牙湾居然是用一个个坚硬浑圆的鹅卵石堆砌出来的珍珠滩。世上美石千千万，离开水润少一半。像大多数石头一样，深刻在月牙湾球石上的色彩、花纹和图案，只有在湿润的状态下，才能最清晰地显现，每当喜欢美石的游客走近这一片与众不同的海滩，常常会像探险家发现新大陆似地连连惊叹。整个海滩都是珠光宝气的精美石头，一个个亮晶晶、圆溜溜、光滑滑，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让人爱不释手。

满滩俯拾皆是的美石上，笔走龙蛇的神奇图案，犹如上帝的画卷记录着沧海变迁，这一块是繁体的长，那一枚是简笔的岛，噢，长岛的名字原是天早就“注册在档”的。你看，在浪花跳荡的潮印之上突现笨猴捞月，从脚丫踩踏的无意之间瞥见天狗追星，厚重的好似江山万里图，精细的犹似蓬岛仙居亭，气势磅礴似江河奔流，温文尔雅如孔雀开屏，仙踪道貌观音献瑞，人像神似娘娘赐灯。抓一把文字石组合成平仄的诗，一半读诗词歌赋，一半听琴瑟和鸣，丢一滩异型兽排兵对抗的阵，一方是厉兵秣马，一方为雄师出征。月牙湾不大，却藏着飞禽走兽，图案石虽然杂，但总能读出诗情画意。

随着长岛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船渡海来到长岛视察工作，对海岛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也对以月牙湾为代表的旅游景区开发给予高度关注和赞誉。同时，许多作家、记者、书画家、作曲家、歌唱家等也深入到海岛渔村采风，创作出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新闻作品。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为月牙湾题词赞曰：“水天一色月牙湾，养殖精勤海作田，不负穷研兼苦战，天堂旗帜夺江南。”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启功先生的七绝曰：“一钩新月印滩涂，水碧山青世所无。仙境不须求物外，行人步步踏明珠。”

1984年夏天，著名作家叶文玲一头扑进月牙湾的怀抱，白天躺在一千多米长、近百米宽的鹅卵石滩上，实实在在的被月牙湾的海风、海浪和球石惊艳到了，晚上回宾馆依然是“爱恨交织”，激情澎湃，一挥而就写出了《痴问月牙湾》：“来到长岛月牙湾后，我真‘恨’这月牙湾，不光是相见恨晚！我‘恨’这月牙湾的滩，恨她起的这如诗如画的名，恨她那勾魂夺魄的美，恨她这隔绝了尘世喧嚣的静……”

这篇散文发表之后，被另一位“美石收藏家”看到了，转过年来夏天，那位写过《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如入宝藏之境，两天工夫夫不抬、腰不直，千挑万选，整一副珍珠一般的围棋子，一半黑子，一半白子。坐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云蒸霞蔚，波光潋滟，听海潮絮语，读球石叮咚，一段舒缓的音乐之后，又仿佛吹起冲锋的号角，于是烽烟四起，刀光剑影，一个人执子复盘，大杀四方，棋盘上秣马厉兵，暗藏杀机，这一套难得的围棋，堪称月牙湾衍生品中的精品。

凑齐两种颜色、大小形状一致的围棋子，靠的是蒋子龙老师的辛苦和超级耐心，而要拾得一枚动物生肖或者山水、植物等有图案的球石，如果没有一定的运气加持，哪怕就在眼前，也可能失之交臂。那些年，月牙湾成就了多少人的收藏梦想？那些“常驻沙家浜”的美石收藏家们，有的专攻十二生肖，有的主打京剧脸谱，有的喜欢四大美女，有的钟情山水风月……各种上品的月牙湾美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向奇石收藏的神坛，使长岛月牙湾球石成为赏石门类的最优潜力股。

上世纪80年代初，长岛县委发挥海岛优势，加快开发开放，旅游业从零起步，月牙湾景区、烽山鸟展馆、长岛县历史博物馆、长岛航海博物馆在1984年正式接待游客，长岛县吕剧团、东方歌舞团、业余话剧团以及群众文艺组织异常活跃，好戏连台。长岛的旅游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海岛的宣传文化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走在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我在北京上大学那几年，经常会在公交车上遇见刚从长岛旅游回去的北京人，这些还带着月牙湾海风味道的北京人拐弯抹角地向身边的小伙伴炫耀，如数家珍地念叨着月牙湾等景区和旅行见闻，他们说的每一个长岛地名，都让远离家乡的我感到亲切无比。那些年，在月牙湾景区周围，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的疗养院、干休所以及培训中心等接待单位，每年接待的京津及省内外游客高达数十万人，使越来越多的远方游客都知道了在海上仙山有一个美丽的月牙湾。

月牙湾，昨天的荣耀是你挂在海滩上的勋章，愿你让更多的人如沐春光。

本版稿件由《胶东文学》特约刊登

胶东文学

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7-1530/J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2-3623

● 编辑部电话：
0535-6821982

●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 本地投稿信箱：
jdwxbd@126.com



邮局订阅二维码



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